

2020纽约：正确与不正确的一百天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 教授）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

——埃尔文·怀特（Elwyn B. White），1948年，《这就是纽约》

2020年2月末，极寒，去缅因州拜访博路德和富平安夫妇的一双儿女。3月1日返回纽约，晚上八九点的时辰。给妈妈打微信电话，相当于武汉3月2日的早晨。“造孽哦，连过生日哥哥们都有得办法过去一下。1月23号封的城，几时能看到头啊，都快四十天了”。到底是老娘，“怕出事啊？我都83了，心里有数得很。你那边么样啊？”我说纽约安全，一个病例都没有。第二天一早，纽约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在广播里喊：纽约市曼哈顿岛，从伊朗返回的39岁女性，昨天确诊，纽约州首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人，“会出现社区传播，但是没有担心的必要。”

妈妈呀！“可防可控”，多么熟悉的声音。民主党的这个官二代，从此成了电视屏保，天天声情并茂，与作古正经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打上了擂台。新闻亦或是宣传早就分不清了，双方辩友都很卖力，“塑造”民众“正确的集体记忆”。5月29日，这人又喊，“纽约有望6月8日复市。历史上没人重启过纽约，历史上没人关闭过纽约。这要记上我的功劳簿。”

别扭吧？是我的脑子还是他的脑子坏了？一提起灾难，就不由自主，深以为伟大并自我感动，难道不是一种智力残缺或者情感障碍？凭君莫话封侯事，3月24日此君还在和特朗普吵架，“呼吸机联邦只给了400台，纽约急需30万！”

3月1日到6月8日，整整一百天。纽约，无法呼吸。



▲2020年4月15日下午三时许，纽约，作者在无人的时代广场。

三月：“破坏实验”

三月之前，纽约还是纽约，怀特七十年前就下了定义：“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然而，三月来了。

靠近市区北端的西切斯特（Westchester）县，住着一名天天到曼哈顿42街上班的律师。2日确诊，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的家人参加了犹太教堂的活动，反正后果很严重，当地3月5日8个感染病例，3月8日82例。3日之前纽约做过感染检测的不到20人，但州市政府“一切尽在掌握”，10日西切斯特调集了国民警卫队。4日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步之隔的布朗克斯疫情爆发。11日到13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同步决定远程授课测试，校园嗖嗖蒸发到了“Zoom”上面。从山东出国被拒签八次的美籍华人袁征，估计惊掉了下巴。2011年研发的视频会议软件这般席卷全球，而且是拜疫情荒诞紧迫的天意。嗅觉灵敏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撤离，光纽约大学就有超过五千名中国学生。逃亡还是留守？是莎士比亚级别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朱生豪1943年译成“生存还是毁灭”，第二年不到33岁被肺结核凄然毁灭，也是飞沫传播的传染病。不详与恐慌深埋人类的基因。不知所措的超级都市，困兽聚集。

3月12日早间，大都会博物馆通知当晚闭馆。赶去布鲁尔分馆，抢看了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个展《一切归于绘画（Painting after all）》。德国人何以反省纳粹的残暴？而极权会借着人性怎样的弱点堂皇吃人？大都会乃第五大道“博物馆一英里”的旗舰，晚上一个一个网站点进去，闭馆、闭馆、闭馆……，图书馆、剧院、学校、教堂应声倒下。上东区大道上空留着广告旗，从2月到年底，写什么的都有，是一张张已经毁约或者暂不兑现的苍白婚约。13日，惠特尼博物馆，穿过熙熙攘攘赶末班车的头顶，特展《美国生活：墨西哥壁画画家重塑美国艺术（Vida Americana: Mexican Muralists Remake American Art）》的前言弹眼落睛：“墨西哥在1920年代革命结束后，经历了彻底的文化革命。艺术与公众之间建立了新关联，直接向人民宣讲社会正义和民族生活”，当下美国艺术家要“去创造美国历史和日常生活崭新的历史叙事，以艺术来反抗经济、社会和种族的不公”。纽约知识阶层引以为豪的“政治正确”里，太多的似曾相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瘟疫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但它突破了矛盾、引发了混乱、攒够了干柴。闭馆百天后，惠特尼博物馆的首页，馆长表态“我们站在黑人社群(black communities)那边”。然而，同志们，“黑人(black)”一词的用法正确吗？1960年代倡导民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之后不可用肤色称呼人，“政治不正确”，要改说“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1980年代美国又“身份政治”了，“黑人”一说了斗争的铠甲；“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13年爆发，当下正在风口，5月底的纽约下城，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6月8日谷歌公司表态，“黑名单”一词不正确，要改说“禁止名单”。语言，被人心任意摆弄，人类无非是举着它的旗帜翻覆云雨罢了。

1954年，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Kefauver）提出“常人分析法”，来研究普通人的行为处事。历史不是在和纽约开玩笑，巨型的国际都会成了他著名的“破坏实验”的标准实验室：通过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局部引入混乱，造成局部失范，从而发现实践



▲6月16日，曼哈顿苏荷区。右起第一块防护板上的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右起第三块橱窗被砸碎，上面涂有ACAB字样，即“所有的警察都是混蛋(All cops are bastards)”。左边，工人正在为重新开业更换被毁的玻璃。

活动的内部规律。以打破常规来发现常规，如此拗口的学理在纽约的日常里通俗易懂：3月中，肉制品、意大利面和面包等主食和调味酱料的货架空了，一下子明白美国民众的基本伙食都是啥。3月底，卫生纸、洗手液、消毒剂的货架，无辜地贴着限购的纸条，纽约人用起清洁用品向来有种不羁的豪迈，这不是卫生意识升级了，而是对疫情的漫长何其恐惧。再来看纽约市的“金领”人口分布。第五大道1140号是上东区老牌古典豪宅，阿尔巴尼亚裔的门房告诉我一半的住户都出游了，可见至少半数左右的年长“上等纽约客”在山区和海滨是有度假别墅的，而且是“到下城东河边直接坐直升飞机就走了”；再去中城57街东117号，这幢靠近中央公园的新式豪宅有约200个单位，熟悉的斯里兰卡裔（纽约门房的族裔很有意思）保安说，现在真住在里面的只有二三十户——很多房主是外国人，买套公寓不过是在纽约置办一间私家旅馆客房罢了，现在谁还敢来谁还能来；本地房主大多去了度假屋，这既说明世界范围内“new money(新贵)”在“old money(贵族、富二代)”前已是毫不怯场，也可见纽约的“高尚社区”并不是纽约人的了。（这也是环球现象，普通话和英文在上海市中心都比上海话好用。）两幢楼里这类主动、快速、自觉的“金领隔离”，世界各地都有，其中会写字的还写了不少精致且高尚的文章，比如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斯利玛尼（Leila Slimani）3月13日离开巴黎，逃到度假宅邸开始居家隔离生活，并在风景如画之地为《世界报》撰写“疫情日记”，连载了六篇即被叫停，被认为是“何不食肉糜”的法国版。武汉也有个作家，但她是封在城里写的日记，网民各种努力各种转发，但后来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记下的日子，各有各的幸与不幸。

23日纽约市所有非核心商业机构禁止营业，非核心工作开始居家办公。中央车站下午四点的光景，全天候的喧嚣嘈杂一下子彻

底静音，眼光所及，绝没超过二十人！4名男性摄影师长枪短炮，2名男性旅客快步流星，其他全部是向你走来的男性乞丐。我夺门而出。谁建造了纽约？谁寄生在纽约？谁维持着纽约？谁享受着纽约？谁向往着纽约？“破坏实验”下，水落石出。日夜不息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平凡人的搏命的潮汐退去，纽约静了下来。铜牛身边永远的人群被掠去了，它耙着华尔街的地皮，不肯倒



▲3月31日下午2时许，无人围观的华尔街铜牛。

下去。矗立的高楼晾在那里，世界不再等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及围绕着我们。

四月：社交距离

2003年初，我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全过程。全港人戴着口罩，坚忍地让一座特大城市运转如常。这次纽约大动静，闭市停工，还兴出“要戴口罩、居家禁足”和保持6英尺（2米）“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的规矩。这套由政府 and 卫生机构搭起的新规范，挑战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日子有过法开始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别了。一开始，纽约人对口罩很排斥，一是当地文化中只有病人和劫掠犯才戴口罩，二是媒体在月初极力宣传把口罩留给防疫物资储备不足的一线医护人员。愚人节那天我给房东所在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主任拜托物业加强楼道里公用电梯和门把手的消毒，她才意识到危险已经不再是愚人节的骗局；76岁的她开始发烧，疑似感染，家里居然没有备用口罩；房东是她的老闺蜜，急着要去探视，被我强行拉住，“现在这样做不正确！”

“社交距离”对纽约人来说，是毫无概念的概念。与其说是陌生的生活样态，不如说是既有的阶级标尺。与“金领社交距离”的多选项和跨地区尺度相比，“蓝领社交距离”几乎就是个传说。“核心从业人员”，除了医护外，超市、加油站、药房的员工，大多是拿周薪的底层劳工，而家政护工、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多是西班牙语裔、亚裔和黑人，不上班就没收入，这些工作既无社交又无距离。中产

阶级的“白领社交距离”，是布尔乔亚式的甚至带着道德意味的。布鲁克林是纽约之“小资圣地”，乔氏超市(Trader Joe's)环保、全球、有机，弄得中产很舒服，金色大街上排队的人儿，2米一哨地站了两个街口；六大道4街口上的“公园坡食品合作社”(park slope food coop)，1973年成立，大名鼎鼎，有近2万名会员，会员想激活？每周周务必在店里工作2小时3刻钟。“公园坡”这个地界住着的是什么阶级？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代新人”！举个例子，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搬入官邸前就住在这里，1994年他把曾经是女同性恋的激进黑人活动家麦克雷(Chirlane McCray)掰直成婚，生下混血儿女一双，2001年自己改随母姓(他的父亲是德国裔，母亲是意大利裔)，恨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的“不正确”。“公园坡食品合作社”，杠杠的，不认同他们价值观的怨无可卖，非会员只可参观不可购买。闭市已经快一个月了，排队的会员不慌不忙，站了一个街口，数一数，15个，直接可以拉上T台，各自有型，是买个菜都要扮上的那种，当然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在家工作”的阶层。有点钱有点闲，买贵点、排队时间长点都没关系，因为这很“道德”，当然就比去贴隔壁的华人小超市买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商品渠道批发来的蔬果要“正确”了。1950年代，中国也搞过农村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目的是为了实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中国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轮到纽约的城市中产办起了“政治正确”的合作社，人按思想分门别类了起来，居然“风景这边独好”。

4月12日的复活节未能天随人愿，原定2周到期的闭市计划并未解禁。墓地全部大门紧锁。一家三代，被阻隔在一处铁门外。小孩子很天真，“是怕我们传给爷爷还是怕爷爷传给我们呀？”围栏外人们留下鲜花、兔子的玩偶和棕榈叶的十字架，“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4月13日得知坚持每天健身跑的女友竟然发烧了，背部剧痛，15日测试确认感染新冠病毒，18日她的九旬老父病逝，20日入院吸氧，服用轻氯喹起效，24日她的母亲因感染病毒以及其他固疾离世；27日她才出院返家，妹妹又被确诊。牵记、伤痛和歉疚，都敌不过“正确”的隔离。

纽约市长宣布，为保障监狱里的“社交距离”，在三月中旬之后的三周内，城市监狱释放了1500名囚犯，纽约囚犯人数减少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很多地方比如皇后区的科罗纳(Corona，意即“冠”)，恐怕要比监狱更难保障“社交距离”，熙攘的街巷挤得像城隍庙，满街都是南美移民开的店铺，间或几个劳碌华人从旁边的法拉盛匆匆穿过。像是命运的捉弄(这次流行的就叫冠状病毒Coronavirus-19)，这个通用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贫困街坊成了纽约最重的疫区。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白思豪的“伟光正”政令，3月底开始，苏荷区的奢侈品店在玻璃橱窗上加装三合板，被嘲笑说是“反应过度”。纽约人忘了，这些广布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欧洲名牌，刚刚被“黄马甲”运动洗礼，见识过大世面。路易威登还维持着体面，“稍歇的旅程终会再出发”；拉夫劳伦甚至很励志，“携手并肩，共克时艰”。然后就是5月31日，“欲盖”终于“弥彰”，苏荷区一夜之间火光冲天。

(下接第B2版→)

